

绝域

长篇小说

JUEYU

胡有喜 著

刻描写农民工进城渴望成为“城里人”的
震撼力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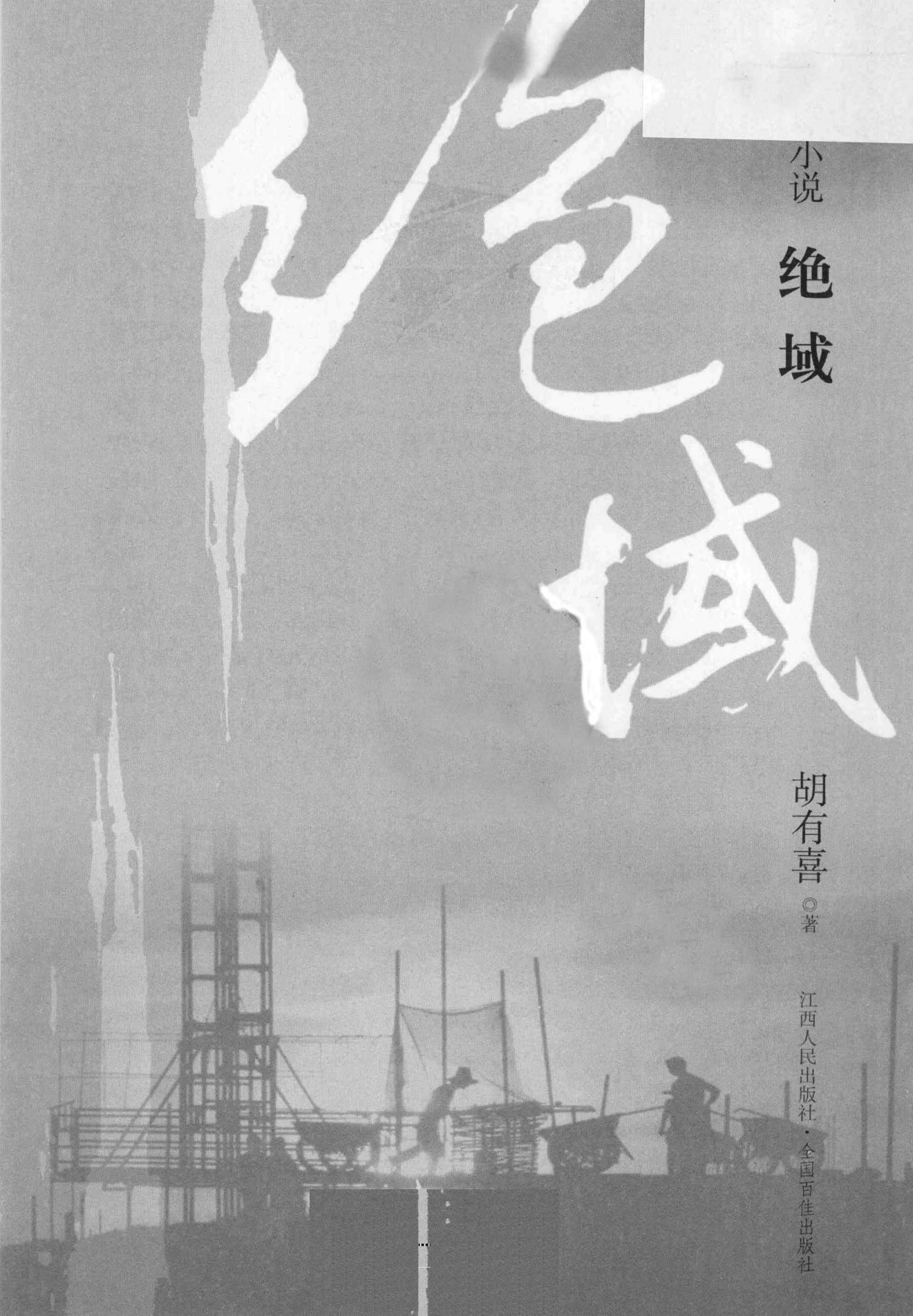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座农民工的群体雕像，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，风雨如磐，绝处逢生，总是那么值得期待；这是一部城镇化农民的心灵史，在城市五颜六色的诱惑面前，悲欢离合，人生百态，都是那么值得回味。

江西人民出版社·全国百佳出版社

小说
绝域

胡有喜
◎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·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域 / 胡有喜著. —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210-06278-3

I. ①绝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8626 号

书名: 绝域

作者: 胡有喜 著

责任编辑: 王一木

书籍设计: 同异文化传媒

出版: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编辑部电话: 0791-88612505

发行部电话: 0791-86898815

邮编: 330006

网址: www.jxp-ph.com

E-mail: jxp-ph@tom.com web@jxp-ph.com

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17.5

字数: 260 千字

ISBN 978-7-210-06278-3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3—41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定价: 39.80 元

承印厂: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艰难抉择 / 1 / | 第十二章 | 码头重伤 / 109 / |
| 第二章 | 一拍即合 / 7 / | 第十三章 | 老友相逢 / 117 / |
| 第三章 | 人在旅途 / 15 / | 第十四章 | 网吧奇遇 / 125 / |
| 第四章 | 误入江湖 / 21 / | 第十五章 | 碧海蓝天 / 132 / |
| 第五章 | 生命底色 / 30 / | 第十六章 | 旅馆血案 / 141 / |
| 第六章 | 艰苦谈判 / 44 / | 第十七章 | 流浪女孩 / 149 / |
| 第七章 | 尘埃落定 / 56 / | 第十八章 | 夜不归宿 / 155 / |
| 第八章 | 第一桶金 / 64 / | 第十九章 | 不辞而别 / 159 / |
| 第九章 | 擦肩而过 / 80 / | 第二十章 | 始料未及 / 166 / |
| 第十章 | 投靠师傅 / 89 / | 第二十一章 | 春梦挣扎 / 172 / |
| 第十一章 | 意乱情迷 / 95 / | 第二十二章 | 桑拿城里 / 182 / |

第二十三章	爱的力量 / 191 /	第二十九章	身不由己 / 244 /
第二十四章	寻找翠兰 / 198 /	第三十章	天台悬案 / 250 /
第二十五章	归心似箭 / 206 /	第三十一章	见财起意 / 257 /
第二十六章	重操旧业 / 215 /	第三十二章	不归之路 / 263 /
第二十七章	雪上加霜 / 224 /	后记	/ 275 /
第二十八章	巧遇秀秀 / 235 /		

第一章 艰难抉择

1

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某个午后,看着正面朝上的“壹圆”钢镚,胡敏终于做出了她平生最艰难的一次选择:去 G 市,“下海”。

一个月前,胡敏就有了这个计划,针对这个计划,她几乎征求过所有人的意见。

对于胡敏下海一事,亲戚朋友的意见各不相同。熟悉胡敏的人都知道,胡敏是属于最不应该“下海”的那一类人,她有一份体面的工作——县城百货公司副经理。

当年胡敏的处境还算是不错的,那时候,百货公司总经理的位置她几乎垂手可得,在单位她又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,但是面对公司江河日下的颓势和层出不穷的“下海”机会,胡敏又挣扎犹豫了。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她,面临着两种选择——留,还是走?

正面朝上的“壹圆”钢镚还静静地躺在地上,这枚钢镚已经是第三次被胡敏抛向空中了,弧线是一次比一次优美。起先胡敏是想一锤定音的,她心想只抛一次算了,第一次朝上就决定“下海”。也许是巧合,钢镚第一次抛出去就正面朝上了!看着钢镚,胡敏却又有些动摇了,她心想,是不是抛得太低了,显示不出天意?

其实,胡敏心里也很清楚,这只不过是一个聊以自慰的游戏罢了。但为

了固执己见的想法，她还是决定继续这个即兴的游戏。

胡敏把钢镚第二次抛向了空中，这个神奇的钢镚，好像很能理解主人的心思，这次又是正面朝上。

看到依然正面朝上的钢镚，胡敏的心里还是有些犹豫。她心想，这是怎么了，真是天意吗？胡敏还是不信，她把自己都搞糊涂了，她犹犹豫豫的，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

想想还是有些心不甘，胡敏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这次钢镚被抛出了前所未有的最优美的弧线，钢镚在空中飞了几圈之后，在地上又扑腾了几下，最后终于静静地躺在地面上。

胡敏低头一看，傻眼了：明晃晃的，正面朝上！

天意！胡敏在心里暗暗叹息。不曾想，这个小孩子才玩的游戏，今天把自己哄得如此心意阑珊，想到这些，胡敏偷偷地乐了。

游戏刚一结束，办公室小张叫胡敏接电话，说是广东 G 市的长途。

“胡敏，你做了决定没有？旅馆位置已经帮你找好了，就在 G 市长途汽车站对面，我帮你大概算了算，转让费 15 万一次性搞定，不是这个老板要去香港发展，他是不会转让这家旅馆的，我都帮你考察好久了，生意绝对靠得住。”这是一个星期李珍第三次来电话催了。

“李姐，真是麻烦你了，你再帮我和对方拖几天，我家底只有 10 万，有 5 万定期还有半年时间到期呢，现在取出来利息损失不小呀。所以，另外 5 万还没着落呢！”胡敏实话实说。

“我的姑奶奶耶，都火上房了，钱还没着落？一个星期你再不做决定，我就和对方摊牌了，现在人家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外地人盯着呢！这几天我都看到好几伙老乡一直在他旅馆附近转悠呢！说不定明天就变成别人的了。”李珍似乎真的急了。

“你再不给个确定的答复明天我就溜了，我家的旅馆最近天天爆满，我女儿都开始发牢骚了，她说我再不回去服务员都要翻天了。”李珍接着说。

“要不，你先回旅馆，不可能这几天就被别人顶了去吧？我会抓紧时间赶过去的。”胡敏说。

“我真是和你说不清楚，十万火急啊妹妹，你是不是怕亏本呀？你如果怕亏本，要不我先下5万定金，这5万算我的股金，你尽快带10万块钱过来，店顶下来以后，你负责管理，我们按投资比例分红。”李珍快人快语地说，“最多再给你三天时间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”李珍说完就准备挂电话。

一看李珍要挂电话，胡敏赶紧说：“我争取吧！晚上再和我家老杨商量商量。”

李珍说：“还商量什么呀！杨土生还不是一切都听你的，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，就这样吧！想好了打我电话，一定要尽快啊！再不决定我都没法见广东佬（转让旅馆的老板）了。”说完，李珍把电话挂了。

李珍挂了电话，胡敏老半天还没挂电话，电话里的忙音还在嘟嘟地响着，好像还有很多疑问要等着李珍来帮她一一解答一样。

当听到15万这个数字的时候，胡敏几乎要给李珍一个坚决放弃的态度了，但赚大钱的潜意识还是牢牢地控制着她的语言，她的态度有些暧昧，语气所以显得非常模棱两可。

胡敏平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如此软弱、无助和彷徨。

2

杨土生的态度一直很明确：坚决反对。

当第一次胡敏跟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，杨土生就瞪起了白眼，说：“你脑子进水了？发高烧了？”

“去，烧你个头！”胡敏不客气地回敬了杨土生，“我决心已下，问你是尊重你是一家之主，你不会顺着竹竿往上爬啊？”

杨土生苦笑一声，说：“承蒙老婆大人记性好，还知道我是一家之主。一家之主？一家之主这个词在我们家应该改成‘一家之奴’。解放这么多年了，我的农奴地位还涛声依旧啊！”

“神经病，”胡敏被杨土生逗乐了，她顺手拍了杨土生肩膀一下，“你这个

死老头子，我是法西斯独裁怎么了？有你这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农奴吗？有人给你洗衣做饭，有人给你生孩子喂奶，完了晚上还折腾人。”

由于杨土生不支持，胡敏满肚子牢骚，又说：“你说这个世界要你们这些男人干吗？你除了整天喝喝茶吹吹牛，还能帮着家里做什么？你们这些男人没有一个靠得住。”

“打住，胡敏同志，没有我们男人女人从何而来？没有我们这些男人辛苦工作，柴米油盐从何而来？”杨土生气定神闲，淡淡地反驳。

“你那点工资你自己抽抽烟喝喝小酒打打小牌都不够，还好意思说什么养家糊口！”胡敏越说越觉得委屈，“我觉得吧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需要男人，没有男人我们女人照样过得好好的，甚至会更幸福……”

看看胡敏激动的表情，他没再说话，他想：男人就是帮女人拿主意的，女人都能够自己拿主意，那还要男人干什么？我不同意，看你能怎么着？！

3

和很多同事一样，杨土生属于典型的逍遥派，家里大小事几乎一概不管，除了每天一包“鄱阳湖”，工资基本上悉数上交，上班是早九晚五，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翻半天。

杨土生最近为胡敏想“下海”的事有点闹心，上班的时候就有点无精打采，同事老余看出了问题，就问：“老杨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杨土生就反问老余，说：“我们这些中年男人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图个啥？”

老余笑了：“还能图个啥？就图每天有包‘鄱阳湖’，就图每天有个半斤‘饶州’酒，就图儿子生儿子呗！”

杨土生说：“理是这个理，你说吧这个一块五的‘鄱阳湖’都抽好些年了，感觉就是没味道，敢情哪天天天换着抽‘阿诗玛’‘红塔山’什么的还 unlimited，你说这个人生美不美？”

一听杨土生这么乐观，老余说：“没想到你还这么有追求啊，我这辈子就

别想了，只要能保证每天一包‘鄱阳湖’不断粮，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杨土生说：“你还别说，住我家对门土产公司的老葛，自从他老婆李珍办了病退，去G市开了个旅馆之后，每天上衣口袋里不是‘大重九’就是‘阿诗玛’，隔三差五的见我就甩根‘红塔山’，以前这么多年他还都不一直抽‘鄱阳湖’？怎么生活水平一夜之间就直奔小康了呢？大城市就是大城市，遍地黄金啊！7块一包的‘大重九’，一天一包，一个月就是210元，差不多是我们1个月工资了。”

“哦！”老余听杨土生这么一说，还真有这么个印象，马上说，“是啊！好像是听我老婆说过老葛老婆李珍在大城市开旅馆的事，听说生意不错。”

杨土生接过老余的话，说：“生意就这么好做？我看女人永远都是不知足。”

“大城市谁不向往？”老余说，“也是！可惜我家女人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，上街买个菜简单的加减乘除都迷糊，被菜贩子黑个一毛二毛是经常的事，回来想清楚了还要拽着我去讨个说法，你说这都什么事？”

杨土生结合老余的实际情况，说：“老余我们就知足吧！这个家虽然是女人当，可她们都一样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二分钱花，男人和女人就像两个捆在一起的冤家，整天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吵闹闹，说到底还不是她们赢了面子我们得了实惠，男人嘛既要逍遥自在又要维持家庭稳定，女人嘛除了整天埋头苦干除了教训我们男人教育孩子还图到了啥？你说我们这一帮老哥们除了上上班看看报纸还能干什么？就拿你老余来说吧！从你三个儿子出生到现在你可能连一块尿布都没洗过，要论工资收入，你这么多年的积蓄还不够你大儿子相亲的聘礼吧？不是靠你老婆拼死拼活在煤饼厂的计件工资，说不定你连‘鄱阳湖’都抽不起了。”杨土生这番话看似点拨老余，实际上也是在宽慰自己。

杨土生总是和老余能聊到一起，老余总是言犹未尽，他接着说：“我说老杨，你家胡敏比我家女人可强多了，要说做生意她准比我家女人强，她要才有才，要相貌有相貌……”

“还相貌呢？整个一‘北极熊’，越来越胖了，你说有些女人怎么都像放进

烤炉里的面包,前几分钟还是白花花滑溜溜的一团小面团,转眼之间怎么就变成了蓬松焦黄的大面包呢?”听老余提到自己的老婆胡敏,杨土生感慨万千。

老余就着这个话题说:“老杨你还别说她们女同志,我们男同志也逃脱不了中年发福的厄运,你看看我这啤酒肚,是一年一个新景象,一年上上新台阶,和年轻的时候真是没有可比性。”

“这男人胖点叫气派,这女人胖起来就叫臃肿。”杨土生说。

老余说:“你这观点我就不赞成,我倒希望我家那口子能胖点,你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,她的身材和气色怎么还停留在旧社会呢?整个身材就像被海绵吸干了的红薯粉条一样,黑里带黄,还到处皱皱巴巴的,整个人就像大街上的干抹布,你说女人胖点多好,男人靠着睡觉也舒服,那是花钱都买不来的软沙发。”

每次听到老余这样贬低自己老婆,杨土生总是摇摇头不知说什么好,他勉强做出苦笑状,然后用喝茶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尴尬。他心想:真是一山看一山高,同样是男人,我就喜欢瘦一点的女人。但也不能像老余老婆瘦成那样,漂亮的女人起码有两个重要的部位不能瘦,一是臀,二是胸,女人这两个地方没长好,就不算是漂亮的女人。

杨土生是这样想的,但从来不会说出来,杨土生和所有的男人一样,骨子里虽然也是色的,但聊起情色男女来,还是有分寸的。他和有些男人不同,有些男人聊起女人来,眉飞色舞、口无遮拦,杨土生遣词用句相对比较含蓄。

下班时间总是来得很慢,杨土生最近为了胡敏“下海”的事情有点郁闷,他最近变得不太爱回家,为了打发时间,他总和老余在办公室这样东拉西扯地闲聊。

第二章 一拍即合

1

接到李珍最后一个催促的电话,胡敏心情更加焦急,下了班之后就火急火燎地往家赶,到家一看杨土生还没回来,她就有点气不打一处来。

他发现杨土生最近有点变了,下班总是比自己晚。以前杨土生不是这样,以前胡敏还没到家,杨土生就已经把饭菜做好了,等着她。今天胡敏也没心思去买菜,她呆呆的,在家坐着,等杨土生回来。

过了没多久,杨土生回来了。

“老杨,你到底是什么态度啊?”胡敏开门见山地问。

看来今天不给个明确的态度是过不去了,杨土生心里想。

他不慌不忙地点上一支“鄱阳湖”,说:“我反对,理由有三:第一,我们杨家和你们胡家祖宗三代就没有出过做生意的。第二,你的工作还要不要?必须想周全,别到时候后悔,钱没有挣到,工作也丢了。第三,钱从何来?本金可不是个小数。”

胡敏心平气和地说:“前两点,你都不用考虑。我们胡家和你们杨家没出过做生意的,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做生意。工作方面,变通一下,我会跟单位先请一段时间病假。倒是第三个问题,确实是个问题,跟你说实话吧,这么多年我七省八省也攒了10万块钱,现在就差5万,不过李珍说了,万一我们筹不到,她就拿5万和我们一起合伙。”

“李珍？”好家伙，家里居然有 10 万块钱存款，胡敏今天不说出来自己还不知道，杨土生心里突然感到很舒服，佩服自己女人会持家，口气软了很多，“这合伙的生意好是好，万一赔了连好姐妹都没得做啊。”

胡敏说：“理是这个理，可我还能指望谁啊？靠你杨家？别说借钱了，你家那个老太婆（杨母）就是偏心眼，从我嫁到你们杨家那一天起，她就没怎么待见我，整天就顾着你们杨家其他几个兄弟，好像我儿子杨锐不是她的孙子。”

一说到老太婆，胡敏的声音明显提高了 8 度，她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气愤，她接着说：“还不是你窝囊，我们结婚时，你们杨家一床被子、几副碗筷，外加几样破家具，而你几个弟弟结婚呢，光彩礼就好几万。这男人家娶媳妇啊，就像到市场买商品，花了大价钱娶进门的媳妇一定是好媳妇，没花钱娶进门的媳妇就不值得珍惜……”

听胡敏一说，杨土生有些恼了，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怎么又扯到老太婆头上了，你嫁到我们杨家当时是什么年代现在又是什么年代？此一时彼一时嘛！再说了，老太婆其他媳妇有你胡敏这么能干吗？手心手背不都是肉嘛！老太婆还不是一样心疼你，上次你发高烧的时候，老太婆硬是在医院里陪了你三天三夜，你都忘记了？你出院的时候还拽着我说叫我要心疼你呢！说是我前世修来的好福气，是我们老杨家上辈子积了大德，娶了你这么个贤惠能干的好媳妇……”

“得得得，这些话我可不爱听啊，老太婆也说不出这样的好话来，反正我从来没指望过你们杨家半点，手心手背指的是你们杨家子子孙孙，和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没关系，以后我们还是各管各吧！”胡敏越说越伤心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抹着几滴“不争气”的眼泪。

这时，读初二的女儿杨慧放学回家了，一进门就嚷嚷着：“妈妈妈妈，我都快饿死了，饭好了没有啊？”

见妈妈没吭声，杨慧走过去，才发现妈妈眼睛红红的：“妈妈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老爸欺负你了？”

杨土生说：“我敢欺负你妈啊？你妈妈说她想去 G 市学你李珍阿姨开旅

馆,你说她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,都这么一把年纪了,还冒什么险下海啊?”

杨慧说: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,谁说做生意就是年轻人的事情了?我妈这么能干,做生意肯定行。G市好啊!大城市的生活肯定不一样了,我们这些人可都是土老帽,我毕业就要到大城市去,妈妈我举双手,外加双脚支持你!”

“一边待着去,小孩子懂个屁啊!你老娘还没做最后决定呢!”胡敏瞪了杨慧一眼说。

“还犹豫什么啊?前怕狼后怕虎的,就意味着一事无成!成大事者必勇往直前,懂吗?快烧饭了,我都饿晕了。”女儿冲胡敏做了一下怪脸,进房间去了。

“前怕狼后怕虎,就意味着一事无成。”女儿杨慧不经意的一句话,惊醒了胡敏这个梦中人。

胡敏想,自己这么多天的犹豫,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前怕狼后怕虎,前怕生意失败倾家荡产,后怕工作不保没有退路。做大事必须勇往直前、胆大心细,这么简单的道理,连天真懵懂的女儿都能够悟出来,自己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?

胡敏想,我应该豁出去了,不做怎么知道行不行呢?人在无助的时候,都需要一些挣扎的过程,来证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。

胡敏心里比谁都清楚,作为女人,她有多么脆弱,她需要丈夫的支持,可是杨土生怕亏了10万家底,连“鄱阳湖”都没得抽,所以她心里空荡荡的,没有底。唯一欣慰的是,女儿杨慧的支持,她向往大城市生活,希望成为城里人,可她毕竟是个孩子。

胡敏想,看来,主意还是要自己拿。这个家,自己才是灵魂。

下午,胡敏没心思去上班,她躺在床上冥思苦想,杨土生不支持,别人那里又没什么好的意见,远在G市的李珍还在等着自己的答复……

烦恼一个接着一个,她躺在床上冥思苦想。

2

整个下午，胡敏都很茫然。傍晚，杨土生下班了，回来的时候手上拎着两条鳊鱼，路上碰到胡敏的妹妹胡丽，鱼是胡丽送的，她在菜市场帮别人卖鱼。

鳊鱼县城里人又叫它贵鱼，意思是这种鱼是鱼市上最贵的一种淡水鱼。鳊鱼肉质鲜嫩，丰厚坚实，味道鲜美，且刺少，老少皆宜……

杨土生看着紧锁眉头的胡敏，没敢轻易说话，到厨房拿把菜刀撸起袖子，熟练地给鳊鱼刨鳞、破肚、抠腮。

晚饭烧好了，无所事事的儿子杨锐也回来了，一家人开始吃饭。因为胡敏的情绪不好，晚饭的气氛开始吃得有些沉闷。

胡敏夹起一块鱼肉，若有所思，今天的鳊鱼吃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，但又想不出哪不一样。突然，胡敏由鱼想起了妹妹胡丽，鱼是妹妹胡丽送的，胡丽是胡敏唯一的妹妹，在所有的兄弟姊妹中排老三，是最机灵的一个。

“是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我家老三呢？”胡敏感到茅塞顿开，一个不错的计划悄然生成。

“杨慧，你要多吃点鱼，鳊鱼可补了，你知道鳊鱼为什么叫贵鱼吗？”胡敏的兴致突然变得很好，和女儿聊起了鱼的话题。

儿子杨锐自顾自埋头吃饭，没有接妈妈的话题，心里想这么简单的问题不值得一答。

杨土生正给自己正倒着第二杯“饶州”，晚餐的“饶州”酒味还是那个酒味，只不过因为胡敏不对头的情绪，总让杨土生喝不出往日那个醇香味。发现胡敏的情绪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主动打破沉默和女儿杨慧聊起了鳊鱼，杨土生七上八下的心情一下子也晴朗起来，他放开动作迅速地抿了一大口“饶州”。

“鳊鱼就是贵的意思呗！这个连3岁的小孩都知道。”女儿杨慧不屑一顾地回答胡敏。

“知道贵就多吃点,以后到了外面,恐怕想吃都吃不到了。”胡敏说完用眼角余光瞟了瞟杨土生。

“妈妈,你真的要去 G 市开旅馆啊?太好了!我听同学们讲沿海的海鲜可多了,鳊鱼再好吃,也比不上 G 市的海鲜吧?爸爸,你说是吗?”杨慧边说边兴奋地转头问坐在她右边的杨土生。

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,海鲜再鲜也鲜不过我们鄱阳湖的鳊鱼。”杨土生没好气地说。

胡敏白了杨慧一眼:“你和同学不要乱讲,做人要沉得住气,妈妈只是想到那先考察考察。”

对于胡敏杨慧母女的一番话,杨土生和杨锐一直不得要领,他们一个埋头喝酒,一个只顾闷头吃饭。

3

晚饭后,杨土生洗碗去了。胡敏找了个塑料袋装了几斤单位发的绿豆,对着杨土生的背影说了一声“我出去一下”便出了家门。

炎炎夏日,查家巷巷子里的人家门口全是乘凉的人,有的人家甚至把竹椅床都搬了出来,男人们大都穿着暗碎花的大裤衩,肩上耷拉着一条湿毛巾,地上到处是各色各样的大茶缸子,男人们手中的大蒲扇一挥一挥的,他们用县城特有的方言天南海北地神侃着。

和杨土生一样,县城的男人大都很能侃,他们看问题大都能一针见血、切中要害,他们聊天的时候声音洪亮底气十足,不管什么场合,他们习惯扎堆习惯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。他们聊天就跟吵架一样,狡辩是他们的共性。他们能把死的说成活的,把爬的说成飞的,把黑的说成白的……这就是,下里巴人。

从查家巷出来,穿过繁华的五一路,胡敏进入仅几米之隔的解放街,妹妹胡丽就住在解放街中段的印刷厂宿舍。一路上有很多熟悉的街坊邻居和胡

敏打着招呼，她们都亲热地称胡敏为胡会计。

解放街名义上是街，其实和查家巷一样是窄窄长长的小巷，两条巷被繁华的五一路拦腰砍断，就像两条被踩断的蚯蚓形成了弯弯曲曲的线。

胡敏进门时妹妹胡丽全家刚刚吃罢晚饭，胡丽正在卫生间冲凉，老实巴交的妹夫一看胡敏来了赶紧沏茶，问：“大姐，吃了没？没吃我给你拿碗筷去。”

胡敏说：“别忙乎了，我也是刚刚放下碗筷。”妹夫赶紧三下五除二地收拾桌子，说大姐你坐会，我催催胡丽，胡敏说不急。

胡丽家比胡敏家拥挤多了，同样4口之家，同样是一对儿女，说是上下二层，其实加起来也就20平方米不到，这样的宿舍楼在县城里却相当具有代表性，它们一般都历史悠久，外面是砖瓦结构，内部是百分百木质结构，这样的房子在解放街是一栋连着一栋，和胡丽家共一个屋檐的是另外一户人家，她们客厅和卧室的结构是对称的，两家共享一个大客厅和一个厨房；一样的楼梯一样的卧室，年代久远的楼梯踩上去吱吱嘎嘎地作响，那两副扎实厚重的楼梯，几乎占据了客厅一小半的空间，常年不断地洗磨和上漆，每一个部位都油光发亮、干净剔透，散发出温馨久远的贵族气息。

和木制楼梯形成巨大反差的是，其他家具的寒酸与破旧，在县城，在胡丽这样的人家，楼梯似乎才是她们唯一值得炫耀的财富，也只有踩着这样的楼梯，方能体现出主人家的优雅和贵气。

上楼之后，卧室里的木地板和楼梯一样是一尘不染的。主人家的卧室永远是不太对外人开放的，那里永远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神秘世界。

刚刚洗完澡的胡丽知道姐姐来了很高兴，顾不上擦干湿漉漉的长发，便拉着胡敏要上楼说话。

兄弟姊妹中胡丽是胡敏最疼爱的，胡敏父亲去世得早，母亲又体弱多病，从小懂事早的长女胡敏一直就是胡家的依靠，妹妹胡丽没工作，妹夫又老实巴交，是胡家过得最清苦的一个。

姐妹俩边说着话边上楼，楼梯上留下一串滚动的水珠。

“老三，姐和你商量一件大事。”